證人社約
水西會條
赤山會約
楚中會條
稽山會約
友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證人社約

劉宗周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人社約

證人社約緣

蓋聞學惟學人乃眞人與人同斯大圓首方趾何以等貌類于乾坤古往今來胡獨拒吾生于賢聖三復遺編嘅焉永嘆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堯舜相傳遂闡危微之祕迨羣聖人沒而一中衍脈委王統于衰周幸吾夫子興而六籍還儒表微言于長夜杏壇洙泗之間斷斷從之洪水獸夷之際岌岌懼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又云人稱好辯非得已凡以存天理之幾希抑亦拯民生于陷溺世愈降而人愈危千秋勝事有鵝湖倡和之英說愈殷而旨愈晦一點良知多王氏廓清之力生于其後能無景行之思出于其鄉甯免過門之憾禹穴之靈光未泯蘭亭之禊事可尋相彼鳥矣求友何爲矧伊人兮所學何事如旅未歸深迷既往之途似築有基先立只今之志或本詩書以論世或借禮樂以維躬或談經而修素業或較藝以啓新知或指點天性于當下或昭揭肺肝于大廷總期善相長而過相規且務日有省而月有試愷愷爾鞭辟近裏之功非關口耳恢恢乎浸假上達之路直接維皇須知此理人人具足而不加印證終虞寶藏塵埋益信此心人人有知而不事擴充難免電光淪沒乃世之狃于習者每以道學二字避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途開暴棄之門蔽也久矣念之悚然老大無成望崦嵫而策駕後生可畏激霄漢以揚輝聊借典型之地推私淑之人緬懷狂簡之裁寄斯文之重使文成墜緒繼孔孟以常新若濂洛淵源自何王而遠遡則昔人所以瞻言歸與而吾黨因之不虛此日者也嗚呼七尺昂昂豈是

一包膿骨。百年冉冉。何止半宿蘧廬。欲決共命之良圖。應視我心而先得。辱在同人。願言請事。申以永好。庶踐平生。辛未春三月之吉。戴山長劉宗周頓首謹疏。

證人社約言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社有約。約爲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爲證人地也。幷附諸戒條于後。既證既修在斯。學者幸相與共之

天鑑在茲。同學劉宗周識。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作個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貴。蓋天所以與我者如此。而非以凡聖歧也。聖人亦人爾。學以完其所爲人。既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即獸。閒不容髮。明眼人當自得之耳。

其二

學者知見難開。如白日墮雲霧中。未嘗不恍恍一班。只是遮蓋重。不得透體光明。先儒特以讀書一事。爲格物致知之要。而後儒則蔽其旨于良知曰。爲善去惡是格物。亦探本之論也。然則讀書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良知不囿于聞見。而實不離聞見。讀書者、聞見之精者也。今試如何而善。如何而不善。自心非不恍恍。而至于如何而爲善去惡。未有不轉作茫然者。一日讀古人書。見得古人爲此事。費卻多少苦心。纔作猛省。一一引之坐下。不由人不汗流泪下。從前眞是枉作壞人也。而其爲爲善去惡之力。不既恢恢有餘

地乎。則雖謂讀書卽致良知工夫。亦無不可者。所慮誇多鬪靡。轉入荒唐。炫奇弔詭。反增逃遯。然非讀書之罪也。昔和靖先生見伊川半年後。方與大學西銘看。古人之不輕讀書如此。語云先入者爲主。發軔一步。尤須先防歧路耳。

其三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盡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所謂良知者也。人孰無此良知者。自孩提稍長以後。一竅生生。時嘗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旦晝梏亡時。此知仍是融然。不減毫末。卽遇親長暫違之地。此知轉是熾然。亦不增毫末。性體呈露于此。最眞。學者欲參性宗。只向此中求實地。不必更事元虛。良知二字是孟夫子道性善宗旨。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四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由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之天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吾儕每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疏而愛薄。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朋之間。有不勝其怨惡者矣。況出而事君事長。使衆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一點良知落根處討分曉。于此果無缺陷事。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

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強恕乎。試問己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其五

語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吾儕向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我見。于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得箇利心。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眞。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於君。弑逆大故。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蚤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總不能瞞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

其六

人生而有己。卽有物欲之累。其最沈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于人。本客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著。則己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言。眞知是忿忿必懲。眞知是慾慾必窒。眞知中勢如火燎毛。一知一切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著也。姑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其他可知。曾記先師許恭簡公。每于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能不設將迎。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既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如此。愷愷君子哉。

其七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于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又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藩籬重名節。非以藩籬外名節也。如淫坊酒肆。吾儕斷無托足之理。不具論。至于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借文字作緣。或倚貨財居閒。似足誇耀流輩。舉俗爭豔慕之。而不知自有道者旁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尤者。辭文清公曰。囑托公事。雖能免人于患難。實損自己之廉恥。夫免人于難。且不可以廉恥殉。況其不堪告語者乎。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不看破。枉作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隴斷之富貴可恥。乃其病根實自作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作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其八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習上來。即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不能枚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尙一成。牢不可破。每曰。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豈知濫觴不已。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恆必由之。未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奈此後事何。惟有載胥及溺而已。禮奢甯儉。聖人以之證本教也。本者性地也。緣習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之故。孤掌狂瀾。尤在吾輩矣。

其九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則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勺水不漏。亦只是口耳間伎倆。于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乎。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嘗令精神完養在內。卽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其十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況在我者未必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于過惡相仍。尤賴明眼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爲百世師。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婉詞相導。俾其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徵色見詞。意非久要聽其去籍。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待言矣。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端。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約誡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樂納妾者。上罰。
一、虧體辱親。匿喪赴試者。出社。借出繼名色赴試同。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搆釁者。上罰。
一、偏聽內言。嫉妒傷和者。上罰。
一、戒苟取。
一、依勢欺陵。設機誑騙者。出社。
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者。出社。此戒在孝廉縉紳尤易犯之。謂之乘勢打刦。惡過穿窬。
一、設機局騙。逐戲賭錢者。出社。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戒干進。

一、賄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人代筆者上罰。

一、要結當途樹碑刻石者上罰。

一、易姓冒名頂替徼倖者出社。

一、戒貪色。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此等過端罰亦難加今第存此戒條倘事在可已蚤圖而預改之斯得矣若長惡不悛徑聽出社。

一、溺頑童攜挾娼優者上罰。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社。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面譽背毀者上罰。

一、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好談閨闈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搬鬬是非使機舞智者出社。犯此戒者尤能敗類故特從重典。

一、戒任氣。

一、強項自滿剛愎拒諫者中罰
一、陵虐寡弱動輒毆罵者中罰
一、戒過飲
一、呼盧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擊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使酒罵座執成嫌隙者上罰
一、戒奢侈
一、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中罰
一、戒惰容
一、科頭翹足縱肆不檢者中罰
一、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二次至赴會日仍治具以供湯餅一次諸友不更齋分中罰謝會講二次一次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册藏小學若因而竟不赴會者皆聽
約誡十則凡三十條係白馬山房小社約即參前說而成而意加謹嚴一日錢欽之遺余請跋數語以

便遵行。余忽忽北發不及應。今年還里。仍續舊遊。友人有道及社約不嚴。交遊荒落者。余因閱舊編。果多迂緩不得力。遂更加釐正。汰去舊條。而以欽之所遺者綴其後。仍合刻以示同社。庶幾大道爲公之雅云。癸未秋日。友人劉宗周重識。

證人社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明道故衿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眞心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其願入籍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禮于前廳設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板三下請謁先聖贊四拜禮謁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齒德表著者仍齒于紳遠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定講聽講畢復謁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于諸縉紳下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于堂中以待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板三聲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俱俟講畢出位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竝舉亦不得接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于先聖先賢前會友既集先進茶茶畢開講講畢具果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記有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位者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譴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既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毋專屬臨時選擇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社約書後 係舊刻附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竝起而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師。迨二先生沒。主盟無人。此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時稱二難。士心屬望之久矣。頃者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進余于先生之祠。商訂舊聞。二三子從焉。于是有上巳之會。既退。石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士告。一時聞之。無不汗下者。余因命門人章晉侯。次第其儀節。以示可久。遂顯其社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以約之。從石梁子志也。或曰。人盡人耳。何證之庸。余乃告之曰。人盡人耳。五官具。百骸備云耳至耳之所以聽。目之所以視。手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知也。人盡視聽持行耳。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重。人不知也。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耳目期而耳目至。恭重不與手足期而手足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形也。聰明恭重者性也。而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吾形且不知。況于性乎。況于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人者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君子終日視而未嘗視。視于無形而已矣。終日聽而未嘗聽。聽于無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于無地而已矣。孔門約其旨曰愼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可謂先後一揆。愼獨一著。卽

是致良知。是故可與知人。可與知天。卽人卽天。卽本體卽工夫。證乎證乎。又何以加于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以終石梁子之志。

答姚江管而抑論遷改格書 附

所諭遷改序。僕嘗道之朋友中。謂陶先生弁首已詳明懇到。更無剩義。似不必再添蛇足。故已之。吾輩只是肯從此下手埋卻頭作工夫。不負此册子語。便是區區體面相拘。文字相哄。恐轉失闇然本色。不免爲學者病。何如何如。此册所該正如市肆開場。百貨穴集。美惡竝陳。聽人自擇。纔遇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主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若愛博而情不專。如游閒之人。徒手上門。收盡眼光。事事贊嘆。事事揀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眞發心。如將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察其緊要之貨。以濟家當之不足。歸于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節用愛人一語。亦往往用之不盡。況其他乎。僕勸學人輩用此册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作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由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多。如來教所引無我二字。僕雖著力有年而終打不透。請再引爲頂門針。更不作別個伎倆何如。

楚中會條

查鐸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楚中會條

楚中會條

明　毅齋查　鐸著

學莫先於立志。蓋性命之學。只是要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人心至靈。天理人欲之發。此心終不能欺。但以半生習染。終日奔馳。散漫沉溺。雖天理有發見之時。終不爲己有。今須有必爲聖人之志。將從前世緣習氣。一切屏息。從混沌立根。精神意思。收攝斂聚。自朝至暮。自暮達旦。行住坐臥。不論有事無事。此心炯然凝然。常若有事。有人欲之起。即自知覺。即肯消除。自此漸凝漸結。不若向之散漫沉溺。此爲立志。志立而功在其中矣。

既能立志。如樹之種根。然須常常培養灌溉。乃能植立堅固。蓋吾人世情染習既已慣熟。今雖能立志要存天理。而人欲時或摻入。易于搖奪。須常常以此爲事。至于好貨好色好名好利一切妄念之起。與驕心吝心貪心之發。即責此志不能長進。不肯將就放過。如此大加懲創幾番。以後自然漸輕。功夫自有進步。學問用功。總只是要除病痛。除却病痛。即天理自在。不必更要尋求。周子謂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不息于誠。即是立志。懲忿窒慾云者。正是用功保護此誠。不搖動也。吾人立志除是上根始能當下即了。若中根之人。豈能一下即立。亦有起倒。但須倒了又起。如行路之人。跌倒起來又行。不肯歇腳。始爲有志。今人多以平日學好。偶以一事敗露。遂一蹶不能復振。此終是無志也。

既肯立志用功。始有病痛可言。學只是保守此心。心之靈明。發竅于一身。則在目爲明。在耳爲聰。在手爲

恭在足爲重。其應感于交際。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君爲仁。在臣爲敬。總是此心之天理流行。卽心是事。卽事是心。更無內外。今之學者或只于儀文上檢點。格套上尋求。與吾心全不相干。此不必論矣。其知用功者。或用于心上矜持。當靜坐時。覺有滋味。纔一應酬。卽無着落。遂有喜靜厭動之病。又其甚者。或落狂致病。此皆持心之過。向內太重。皆有志之事。然不可不知其病痛。須知學問功夫。日用應酬。與百姓一樣。但此心機微戒愼恐懼。常明常覺。與百姓不同。其戒愼恐懼處。又未嘗致纖毫之力。此用功之要也。若初入門之士。不嫌苦心一番。只執此說。終是放寬。難望有成。

朋友關係最大。古人以之合爲五倫。今因性命之學不明。故不知友義之重。果能究心此學。自不能不求朋友。故有志之士。一對良朋。自有警醒。不待言說而受益已多。今須共立會期。此會之外。更求同心者常常相會。善相勸。過相規。疑義相質。難事相處。眞有性命相關、一刻不可離之意。至其會時。切不可持勝心客氣。務須虛心相下。有言則受。在言者須宜婉曲。在聽者惟恐不直可也。夫子謂無友不如己者。謂趨向不同于己也。若必求勝己始友。則取友亦甚狹矣。無論勝己。卽後生小子。就開口與說。亦彼此兩有警覺。此成物卽所以成己也。若執己之說。至于傲慢同輩。輕忽後生。學之大戒也。自此進之。則千古以上豪傑。言行所存。皆爲善友。至于家庭妻子奴僕。苟善取之。亦莫非吾友。始見取友之廣。

聖人論學。每先孝弟。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是不慮不學眞心初發竅處。但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將此心一路喪失。如木之根本壞矣。尙安望其能

生枝結果。今須入孝出弟。保養此心。莫令喪失。至于鄉黨。自然痛癢相關。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況宗族鄉黨。尤吾至親。苟見其不善。或戕賊善類。或傷滅彝倫。此心豈忍。就卽此不忍。眞心實意。委曲勸導。縱彼不能盡從。亦須自盡其心。然誠自能動物。今上司保甲之法。正是聯屬人心美意。但上司雖行。民風士俗。未必悉知。有司近民。雖知。或政務叢脞。不能舉行。行之正在吾輩。古之鄉約。多是在下舉行。今能借上司明文。循其條約。加以潤色。着實舉行。使人人各安生理。聯屬人心。眞吾人之切務也。欲行鄉約。自有舊法。可擇而行之。

既從此學。雖未能一一聞道。亦須變化氣質。砥勵名節。昔人謂名節者。衞道之藩籬。藩籬不固。未有能自存者也。今須愛惜名節。凡取與交遊。一切不可或苟。至于向時倨傲者。今漸謙抑。向時放蕩者。今漸謹愼。向有客氣者。今漸消除。向有未孝未弟者。今知敬重親長。始見學之實功處。吾輩果能實行如此。卽父母鄉黨。自信學問有益。人知興起。若日事講說。徒資見聞。至于所行。又相背戾。非特自負此學。使人不信學。皆吾輩之罪也。

吾人日用。自有定業。若農之于耕。工之于器。舉業皆吾本等業次。古之人有從魚鹽版築中做出聖人來。何嘗舍其業次。舍其業次。何從安生。至于吾人舉業。尤便于學問。今之學者。多以舉業爲累。不知舉業亦只一藝。藝不工無以見售。則舉業不精。何以應舉。縱用心求精。亦無妨。但須將一切求進取時心腸不可上念。程子所謂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也。至于精神亦不可太逐。太逐反無進。惟優游厭飫。有超然言外之

意始得此習舉業中功夫也

會期每月或二會或一會就依作文之期先二日會至作文日會文凡與會者辰集雍雍穆穆一堂之上就有三代氣象切不可徒說閑話或各商量近日功夫或自呈己過或論家庭難處之事或論宗族鄉黨該處之事共議爲處至于鄙俚之語及人之是非長短一切莫說大槩要精神靜定不可徒事言說受益終淺至于倦後或散步或歌咏一切粗心浮氣漸令消除始見會時之益

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同此一靈竅卽所謂太極也此竅方其未判之先混混沌沌中涵動靜之機摩盪既久自此生天生地生萬物故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于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于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于萬物之中故此靈竅者包含天地貫徹古今無前無後無內無外我與天地萬物同一竅也故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古今爲一息非涉誇大理本如是也但爲有生之後形質旣具情竇復開種種嗜慾皆從形骸起念天地萬物若與我邈不相涉甚至有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者俗之汚隆世之升降其機皆決于此此學之講明君子所以不容不汲汲也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于定盤針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具足但欲動情勝作主不定未免隨境變遷聖人則渾然無欲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聖人旣全此體則天地萬物把柄在我凡裁成輔相無窮事業皆

從這些中流出。故聖凡之分。只爭這些子。學聖人者。其機亦在此。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明道先生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象山先生謂某于踐履有未純。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皆是此意。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粗。能悟此意。則卽寂感存。卽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如此生死。是謂明來明去。非若醉生夢死者矣。故知生死之說。然惟上智之士。世情原輕。一聞此學。從心悟入。聲色貨利。無所斷絕。亦無所沾染。可以語此。若中下之士。根器不同。須以寂體爲主。一切世情淡下。聲色貨利之欲。不令沾染。由漸而入。由輕而忘。欲心旣忘。眞體自露。然後可復寂感本體。故凡前數條。皆漸進功夫。學者可以通行。若執寂感一體之說。則茫無所入。日用應酬無所持循。作主不定。未免與俗人之心無異矣。從事于學者。不可不知。

先生初釋褐。補湖廣德安府推官。又先生闡道集中。有濂溪書院會講紀錄後序。此當是其時其地之所作也。先生所至。士無賢愚。皆仰爲山斗。而先生亦自以親得龍溪之傳。私淑文成之學。不欲使傳失其眞。故不憚諄諄爲人訓迪如此。余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頃不佞應泰從至會稽。弔龍溪王公。蕭使君爲設講壇。稽山書院衣冠駢集。公一再開述。環聽悚然。金生大輅私語不佞曰。夫尼父豈有兩口四目哉。查先生乃眞聖人耳。此有關鄉先輩軼事。故附錄之。嘉慶四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水西會條

查鐸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水四會條

水西會條

明　毅齋查　鐸著

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言此心之靈。只這些子。然人與禽獸之分。實係於此。故能存之、則此心之靈。常爲之主。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則中無所主。而恣情縱欲。尙氣鬬狠。無所不爲。名雖爲人。實違禽獸不遠矣。今語人以禽獸。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於幾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學也者、所以存此幾希。學矣而有會也者、正求與朋友合併講明此幾希而求存之也。此會之不可已也。然會以証此學。非必會而後學也。未會之先。用功何如。則於會中商之。既會之後。新得何如。則於會中啟之。不徒泛泛浮論。徒長知見。庶乎會可以久而學可以成也。不然。每年之會。止於四季。每季之會。止於五日。未會以先。既會以後。俱無所事事。雖會亦何益哉。承諸兄之言。開示數條。相爲勉之。

一、立眞志。天下事未有無志而能成者。雖小小曲藝且然。況欲了性命大事以爲聖人。豈可不立眞志。志亦不可空立。此心之靈。雖只幾希。然至微而顯。至近而神。發之於視聽言動之間。皆有自然之天理。庶民以欲蔽之。故不知存。惟聖人無欲。故此心純乎天理。吾人欲爲聖人。必存此天理。眞知此理。乃吾人安身立命之處。如此則生。不如此則死。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爲禽獸。惟存此理以求自慊其心。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寒者之於衣。求温而已。不爲門面。不顧非笑。不以紛華動念。不以他技亂心。時時刻刻。惟知

有此而不復知有他．是之謂立眞志．

一、用實功．今之學者．或於靜中收斂稍久．見有光景．或於師友言下解悟．偶有知見．遂自信自是．以爲道在是矣．不知總是虛見．聖人致知格物之學．不離見在實事．若當下錯過．縱說禪說定．說元說妙．何益．故論修己不外一敬．論待人不外一恕．論行有不得．不外一反己．此皆從身心性情上理會．須以此心之靈爲主．時時著察．精神必斂．意氣必平．舉動必端．取與必愼．懲忿窒欲．無縱情以自肆．遷善改過．無長傲以遂非．無好爭是非．無背言過失．常使一敬流通．毫髮不敢自肆．眞有終日對越上帝之心．此方是見在實功．方是入微路逕．若議論雖是．意見雖高．至其舉動不免與俗人一樣．此只是作僞．畢竟何益．

一、銷舊習．既立眞志．又用實功．則於學問宜有得矣．然而人情易流．舊習難銷．夫以言餂之．以不言餂之．此皆人情相安而不覺者．孟子至比之穿窬．況吾人以半生習染．若驕心妬心貪心吝心忿心欲心能心機心種種諸念．已與性成．向因相安而不自覺．今既知反求此心．凡此諸病．自不能掩．其初動處．卽責此志不能長進．務期決去．眞如履薄冰而恐陷也．如臨深淵而恐墜也．戰戰兢兢．不敢少留於中．不使少有出路．庶幾舊習潛消．眞心漸復．於道不遠矣．

一、求益友．古人以朋友列之五倫．蓋友所以輔仁．念庵云．父母生我身．朋友成我仁．此心如不仁．形神皆非眞．蓋眞知友義之重者．自學問不明．世徒以勢交利合．始不知友義之重．苟爲性命之心誠切．則於朋友眞如魚之於水．一刻亦不可離．故凡朋友合併．當虛心謙己以相下．相求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

不善若己犯之相規以過而必相感以誠相勸以義而必相觸以幾在言者固當忠告善道在聽者惟恐不直不盡苟議論未合不妨從容開導無執己見以好勝無騁浮詞以遂非無面斥人過以爲直無過譽人善以長諛一念眞誠眞有出於言語形迹之外者則彼此受益而會可久矣

水西書院之初建也士儀張先生棨實首其事一時名儒如鄒東廓、守益錢緒山、洪德王龍溪、畿皆王文成高足弟子迭主講席而水西之學名天下江陵柄國惡講學撤天下書院水西鞠爲茂草矣江陵既敗震川翟先生、毅齋查先生合而復之而力以闡發文成之旨爲己任俾水西之學有所歸一則毅齋之功獨多此水西會條乃書院復後之所作也其會歲以四季季以五日先生既歿其門弟子繼之猶數十年延及崇禎之季兵荒洊臻而講會漸輟矣今雖春秋二祀尙具餼羊之意而庸流雜遝言不及義有志者所不屑與也往訓猶在而盛事莫追是可慨夫嘉慶四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稽山會約

蕭良幹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稽山會約

稽山會約

明　拙齋蕭良幹著

越中人文甲天下。讀書作文取上第。自是諸生能事。且生文成倡道之鄉。師友淵源。耳目所濡染。當有獨得其宗者。不佞亦何能有所裨益。顧人心之良。不觸則不發。良心之發。不聚則不凝。一番拈動。一番覺悟。一番聚會。一番警惕。此古人所以有取於會也。不佞學未得力。悠悠無成。茲守大方。如泛泛於洪濤巨浸之中。莫能自樹。方賴諸友以夾持。惟諸友亦藉不佞以爲鞭影。庶幾哉相與以有成乎。爰爲會規數條。與諸友共守之。

一、立眞志。志者、人之命根。天下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今人有務學而不力者。惟志未眞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以匹夫而直欲與舜爲對。其志銳若此。是以卒爲顏子。諸友意念蒸蒸。若有所興起。只是意興未可語志。自今須有必爲聖人之志。不爲舊習所溺。不以小成自安。此志一定。卽工夫亦過半矣。

一、用實功。聖門論學。只在謹言愼行。事親從兄之間。象山云。人情物理上用工夫。彼聖賢者。豈不談性命。以爲日用應感之際。卽性命之實功也。近時虛談盛而實學微。言高於青天。行卑於汚泥。以故有志者多不信學。諸友今日會後。務各各從倫理應感處實用其功。各就吾病所重者克治消融。如往時驕傲。自後謙和。得來往時放縱。自後檢飭。得來往時委靡。自後振作。得來。一切人倫日用之際。俱從吾一念之微處自修自改。方是實功。方爲有益。不然。卽談元析微。徒長知見。祇益僞耳。願共戒之。

一、滌舊習。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然習氣一毫不除。卽於性命一毫未徹。此尤學之最要也。今世紛華聲利之習。入人心髓。其高者務詞章、獵聲譽相競。其下者侈輿馬。華衣服。窮口腹相競。又其下者。狡詐偸刻。好爲譏訕。甚至出入公門。干預公事相競。諸生來會者。固萬萬無此。然習氣所在。易於自恕。各宜猛省。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曰。儉以養廉。先正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此自是士人之大端。不可不加意。苟諸友在會者。各務儉約。黜華靡。務忠厚正直。戒險僻邪媚。反求諸己。知自貴自重。則在外者無足入吾慮者矣。

一、姚江之學倡於越。越故有稽山書院。江陵秉政遽廢之。余鄉先輩蕭方伯拙齋公。以戶部主事。累遷紹興府知府。時以廷議。晉文成從祀。遂得主張興復。此其申飭諸生之會約也。約凡三事。立眞志。用實功。滌舊習。大約與毅齋水西會條同。二公幼同志長同學。其立身之品行同。其立朝之節概同。其入道之淺深同。則其立言之無不同也宜哉。公亦有水西會約。以大意已盡於此。不復贅錄。嘉慶五年正月後學趙紹祖識。

赤山會約

蕭雍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赤山會約

赤山會約

明　慕渠蕭　雍著

吾鄉會所頗多性命之學名公論之詳矣獨計地方風俗寖失其初及今不返後何底止今將一二應遵事宜臚列如左期與諸友共以此意勸勉各家挽澆靡而歸之淳質此會不爲無益成己成物原非虛語維風範俗吾儒實學是所望於諸同志者而本之則在身矣

遵諭

聖諭六條脩身正家之道備矣遵時順也違令罪也恭繹其義冠於篇首

父母生我恩同天地無能爲報人少時何曾一刻離得父母後來情欲日深孝心漸衰富厚者享用現在不念父母辛苦所致爭多嫌少貧者不肯將無做有竭力奉養羊跪乳鴉反哺禽獸尚然人反弗如寧不媿死順字要細心體貼就使奉養十分周旋言語欠婉顏色欠和縱有三牲五鼎親心樂乎曰孝順德也百行之原首諭之

人生過惡皆起于傲之一字傲凶德也少凌長下凌上卑凌尊傲效成風大非美俗存一敬心處同輩且不敢慢況長上乎相見深揖道逢下馬坐必依次行必讓先名分所在豈宜輕忽史稱萬石君家恭敬無與比子內史慶醉過里門不下車萬石君對案不食改之迺許願吾鄉子弟醇謹謙退如萬石君家人稱爲禮義世族不亦美乎

同井曰鄉里。朝夕相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最近而親者鄉里也。田地相連。牛馬相侵。語言相聞。最易起爭者亦鄉里也。人生世間。前乎千億萬年。后乎千億萬季。中間百年。幸而生同時。居同里。亦是前緣。柰何不相和睦而爲無益之爭乎。我爭人。人亦爭我。討多少懊惱。我讓人。人亦讓我。討多少便益。強者以大恤小。弱者以小事大。有事和解。毋以小隙而成大訟。有患相恤。毋幸災禍而起貪心。百事忍耐。出言謙遜。一團和氣。不生嫌隙。生前鄉里敬重。歿後鄉里嗟歎。豈不稱善。何事招怨而蒙惡聲也。

凡爲祖父者。誰不知教訓子孫。其所以教之非也。下者教子孫尙武健。逞威風。見有口辯喜生事者。輒以爲能。次之教子孫習舉業。取科第。爲家計而已。武健原非美事。科第自有分數。不若教子孫孝弟忠信、謙恭退讓、切身做人的道理。自小養得氣質平和。日後定爲賢達君子。大則顯祖亢宗。次亦保身興家。於前人有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則教何可以不端也。安生非爲二句相因。人只爲不安生理。便要胡行亂做。若肯各安生理。士勤讀。農勤耕。工勤業。商賈勤市肆。業有專攻。心無越思。決不肯放倒廉恥。甘心作非理犯分之事。自干刑憲。眼見世上人安生理的平穩自在。何嘗有妄禍及他。作非爲的天網難逃。何嘗有一個做得穿頭安字要玩。勤生理是安。設生理不遂。肯安命亦是安。不勤本業而好驕惰。與不安義命而起妄心。皆危道也。生理窮促。飢寒迫身。欲不非爲。不可得已。以上六條。聖訓昭然。凡爲臣民。所當莊誦而恪守之者也。會中宜以是勸。

古者冠用三加主人序立冠者就席賓以次加冠三致祝辭誠重之也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今世禮族可倣而行之卽不然者預製巾服本日於祠內備祭饌或止備香燭告祖宗致詞裔孫某男某籍祖宗遺澤幸勝冠敢告告畢加巾服俯伏行四拜禮冠畢引見親族使族人知某也冠教以成人之道尊者命字庶幾乎古之遺意也不則門以內突而弁觀者駭無乃褻而近於野乎

婚姻人道之始禮儀豈可簡略古禮壻往女家親迎今以親客代之已爲簡禮柰何女家憚治具之勞幷此而廢之也遣嫁重事男家以僕人來迎女家以僕人往送何輕褻之甚吾鄉嫁女之家聽男家親客來迎方爲成禮此非細故母曰從便婚嫁各隨力量女家度自己薄往不可責男家厚來日後有言女何以堪娶婦粧奩悉憑女家爭長說短婦何以堪

里俗初喪親客來吊主家待飯先年用素今間用葷吊者非其姻戚則其素知厚者也入門興哀必不責以苛禮本家哭痛昏迷親喪骨肉未寒庖聞哀聲於心何忍竊謂吊客近者不必留飯遠者旁親款待期功之親止宜用素喪家可以無設至于開喪之日人子哀痛之情盡於此際鄉族宗黨齊集喪家勤款是侍喪而居賓筵也喪家度力不能有黑夜出柩寂寂無聲者廢禮甚矣宗族侍喪原是厚意禮何可廢就中裁酌除親房外其自高曾以上者每分閑禮一人侍客能事一人治辦餘者一拜逕出留者主家量備午飯兩人葷素各一不用酒子見齊衰泛泛尙有哀矜之念宗族情關一體此豈飲酒之時大禮所在愼勿輕忽

會典品官得祭高曾祖禰庶人祭祖父母洪武三十一年頒降祝文令民間得祭高曾祖考再查性理大全亦經奉敕頒行者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文相沿普祭禮以義起亦孝子慈孫之至情也禮有虞祭虞者度也初葬度其神氣之返而祭以安之初虞再虞三虞凡三日卒哭奉主入家廟時祭用四仲月二分二至日啓櫝出主跪拜三獻讀祝畢奉主歸龕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用豚庶人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稱雉今亦不必盡泥隨宜從俗要在達誠敬而已忌祭凡遇考妣以上死之日設祭如常儀近故者舉哀是日素服不茹葷不聽樂所謂終身之喪也墓祭用清明節或前一二日行之先儒曰古人無墓祭但拜掃而已殊爲不然祖先墳塋體魄藏焉燕墻猶見況藏親之處乎歲時致奠萬不可已以上儀節載在家禮可考也世俗不講大禮乃惑于浮屠超薦之說爲送終追遠之事曰吾爲此以滅罪孽耳無罪而爲有罪是毀親也曰遺冥錢以爲用計耳籠裝而直判名是侮親也豈不愚甚矣哉

營葬

葬者藏也親億萬年藏身之宅也委當愼重然不宜怠緩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有遲十餘年甚有子不葬待孫而舉者年久冷淡水火不測只因信堪輿家禍福立應房分不均之說恐懼心勝狐疑不決稍知者自執意見不知者茫無定主甲是乙非兄可弟否年待一年歸骨無期願爲人子者但爲父母求安身之所母爲自己萌邀福之念壽有相應處預先造穴一二年后試驗乾爽無水蟻之

患葬無疑矣堪輿家之言可盡信乎

睦族

書稱以親九族詩歌行葦既醉重一本也世族瓜瓞綿遠本支蕃盛或同居或析屬其初一人之身耳譬之於樹千枝萬葉而根同譬之於水九河百川而源同云同矣可秦越異視乎奈何世人不知此理傲慢同姓疎薄骨肉恃強淩弱恃衆暴寡恃富壓貧恃壯欺老遇異姓強自忍耐遇同室偏加淩侮是何心腸也願吾鄉族敦尚厚道培養元氣矜孤寡恤貧窮解爭競息忿怒毋設詐毋鬬巧毋傾陷毋挑釁毋談人長短毋起人是非老老幼幼尊尊卑卑賢賢親親祖宗一脉根源培植得厚灌溉得深自然枝葉暢茂川河貫注何患家道不昌即詩書所稱胡以加焉

節儉

去奢崇儉古有明訓季倫以奢侈亡身晏子以恭儉興國此其明驗也人生福分各有限制即使財力充富亦宜樽節愛養留有餘不盡之享還之造化造化好謙又且以有餘不盡之意畀之吾身以遺後人是可以養福凡物之豐盈不從天降必用人力置辦多費多勞省費省勞是可以養神用侈必多取多取多辱儉用寡取隨分隨足無競無爭是可以養氣

先輩通柬用箋紙後漸用堂本或五幅或折柬單柬間用淺色紅柬今白用奏本全幅紅用大紅名帖之外有謝帖封筒之外有護封起自何年靡靡至今而極矣今議朋友熟親往來止用折柬請帖禮帖止用

白柬。間有該用紅帖處。止用淡紅。初見通柬。再見不用。書詞簡短。止于名帖後幅書寫。不另用副啓。護封起自公文。原爲關防秘密。朋友親戚一槩通用。不知關防何事。甚屬無謂。凡此靡費。悉宜裁省。

宴會原取成禮聚情。醉飽之外。皆爲長物。吾鄉先輩請客甚簡。近年以來。擺設甚盛。品殽將盡。復加攢盒。攢盒起自都門縉紳。客至不能卒辦。用攢盒少坐。本以省事。兼而用之。反以多事矣。今擬有席不用盒。有盒不設席。食取充腹。飲取合歡而止。不令剩餘以滋虛費。嘗見東魯憲約請客用菓五楪。葷素十五楪。湯飯三道。一卓兩坐。今即不能如先輩純任質朴。可加於院司憲約之上乎。今擬慶宴四人一卓。一卓十二碟。果菜五碟。尋常小坐。不用果碟。不必殺生。諺云。一菜一飯。客亦可來。主亦可辦。世俗只因好奢鬬靡。盃盤狼藉。遂致親朋恐擾。經年不會。情禮反疎。去浮崇雅。行之自今日始。

里俗開喪。親戚例有祭。祭義在品物精潔。達誠敬而已。乃有鋪設滿堂。窮四方難繼之物。如飛禽走獸之類。侍喪者環觀以爲奇珍。而孝子亦從傍睨視。減哀痛之意。執事者逐項登記。爲後日回復之地。品物隨火消散。毫無實用。而犒賞來人。所費不少。祭主辦時亦逐項登記。責日後回復。稍有闕遺。不無後言。夫與其責償於後。孰若省便於今。即不能如先輩三牲五果。情眞禮簡。亦宜就中裁酌。牲果不得過十。糖卓不得過三。必欲泥鄉俗之見。不如量行折禮。彼此均便也。喪家先期通柬。懇告免其預辦。愼毋狗門面之說。而爲無益之舉。世俗只爲門面二字。暗受虧損。不知門面正不在此也。

國制冠服。業有定式。晉巾唐巾。制何所昉。又有摺板巾。後披一幅。如民壯樣。成何觀瞻。又有女戴男冠。男

穿女裙者陰陽反背不祥之甚嘉隆年間履用布後加一雲雙雲以爲盡飾今俗則有套雲有四鑲有刻絲織錦爲襪帶元黃紫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元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豈其未之考耶又有暑月貼身小衣用綺羅軟紗者汗出沾汚略不顧惜末俗之侈一至於此挽而正之則自士人始矣

正分

同族尊卑自有倫序接見自有定稱晚近世人情澆薄稱叔長曰官呼同輩私名官者下稱上之謂也祇自褻耳私名狎戲施之朋友且爲簡傲況兄輩乎僭到翁家有上坐者有旁坐者旁坐禮也上坐非禮也父之執友且不敢敵禮況翁僭乎女不生于室桑雖嫁名分固在也儼然當客禮據上席是何禮教家僕見族人不論親疎行讓路飲避席名分攸在豈宜凌傲是在主人預教之

廣仁

孟子曰君子遠庖廚朱子註解曰預養仁心旨哉言矣噫庖人宰割一何忍也手戕物命哀聲悽狀略不動念豈其性與人殊習故耳本來仁體人人同具養之則日以充長戕之則日以牿亡有等性氣躁急遇事輒忿施之等輩悖入悖出猶有轉念之時未甚也施之僕隸下賤則易發而難制矣必且有忍而過焉者矣此無他由不能預養仁心而殘暴成習久而不自覺其非也大抵吾人處世快意時少人不得盡如吾意吾亦豈能盡如人意恕心待人常見己過不見人非意氣自平忿懥自化聖賢開口言仁並不曾離了恕字夫子言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接說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孟子言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接說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蓋惟有恕心乃能養仁心。先儒有言。恕之一字。終身受用不盡。是實體眞切語。非如後人但將言語上抹過也。

積德

所謂陰德者。陰行其德。不令人知之謂也。積者如積金積穀之類。積愈厚則發愈大。惟惡亦然。積愈毒則發愈暴。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烟戒昭然。人柰何不爲善而爲惡也。且爲善亦甚易矣。非必盡捐己之所有。但隨力量所能到處與人行方便。卽是利人。利不在多。渴時一杯水。飢時一盂飯。亦是恩惠。舉念卽是。何難之有。惡者非必攘奪人財物。戕害人性命。白占人田地。只背地好談人長短。是爲口毒。暗帖謗人。是爲筆毒。陰險起滅。是爲心毒。凡此皆惡也。一念之善。勿謂無益。積小成大。後祚必昌。一念之惡。勿謂無傷。積微成著。貽禍匪細。書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近在其身。遠在子孫。歷觀往古。報應不爽。得不凜凜懼乎。

愼言

易曰。啓口惟羞。詩曰。無易由言。言之不可不愼也。嘗見世人不樂道人之善。惟喜談人之過。是誠何心哉。且有無端而背地譏誚人者。我誚人。人亦誚我。是自誚也。又有爭忿而罵人父母者。我罵人父母。人亦罵我父母。是自罵父母也。不孝之罪。莫大焉。甚至口舌興戎。訟連怨結。則言之爲禍烈矣。願鑒金人之緘守如甁之訓。毋論大同廣衆。出言當愼。卽燕居狎戲。切不可爲不經之語。戮辱妻子。至於酒中言語。尤易放

蕩所宜深戒

忍氣

良善之家被人侵侮固亦有之然須含忍不與之較康莊衢路行道之人易之危塹峻嶺衆望之而驚矣麟之在囿也可狎而玩也虎豹在山人皆匿形避影而不敢前何者憚其威也士君子處世寧爲康莊毋爲峻嶺寧爲麟囿毋爲虎圈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人於此等處涵養得定堅忍得來則侮我者正所以益我也高明賢達者宜以此相勉

崇寬

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言利之不可專也朱仁軌云終身讓路枉不過百步終身讓畔失不過一段言讓之爲美德也世人但知爭一分獲一分之利不知讓一分受十分之利即如放債刻取人不敢借不借利何從來其借者必其貧而無賴者也借必不還不還本反有失又如市肆平等交易人望門爭趨其甚者則有望望然而去耳故放于利者不惟斂怨即自爲利亦左矣讓路讓畔者我讓人人必讓我終亦不枉不失矣此所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也無論道義當然即以世情論孰得孰失兩者宜何處焉

勤業

天之於人厚矣生五穀以養其命生六畜以適其口有布帛以蔽身體有繭絲以備文繡數命僅充一飽萬絲方成一縑豈徒使之安居美食一無所事事也乎晉陶侃貴卿也而運甓魯文伯之母世族也而勤

績。凡以習勞也。勞則善心生。故侃爲名臣。母爲賢母。有如飽食煖衣。無所用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無乃虛天所以生人之意乎。乃又有干名犯義。悖倫傷化者。則又草木禽獸之不如矣。而以飧五穀食禽獸。被文褐。可乎哉。

止訟

涇俗尚義。然多褊心使氣。往往以小事起訟。請言爭訟之害。一紙投入易。後去歸結難。官差拘提。入門索酒飯。出門索銀錢。略不稱意。橫肆詬罵。一言抵觸。蜚語誣賴。投到聽問。門皂人等。東扯西拽。百般凌辱。庭伏受杖。有同囚奴。只爲不忍小忿。反受了多少懊氣。只爲爭些小利。反費了多少錢財。願我鄉族耐煩忍氣。富強之家毋得恃勢凌人。人可欺。天不可欺。孤弱之家。亦須量力審勢。人虧爾。天不虧爾。省氣省力。省事省費。何等安穩自在。受用快樂。切莫聽信教唆。輕易告狀。便贏得來。也輸一着。今約各家。有事先鳴族長。公道處分。得和便和。毋得責備酒飯。拖累貧家。其有恃強欺弱。平地起波。不通族衆。瞞心誑告者。衆出作證。諺云。爲人解忿息爭。勝造七級浮屠。唆人告狀傾家。定入阿鼻地獄。此言雖小。可發深省。

禁賭

民間大害。無過賭博。賭博之害。罪在開場。本是戲事。大張騙局。一入其網。不盡不止。大抵賭博之人。初皆起于利心。父母不肯苦戒。亦皆起於利心。投鄰甚易。取利甚捷。冀其贏也。而姑縱之。既而輸錢於甲也。取贏於乙以償之。幸而償也。又思益之。亡論投子紙牌。權不由我。勝負難必。縱贏得錢來。不由勤苦。誰肯愛

惜。任意花費。緣手立盡。倒囊空歸。東蕩西走。田地荒蕪。不問父母缺養。不顧室無片椽。家無寸土。債主逼取。借貸無門。力耕不能。飢寒難熬。則有聚而爲盜耳。小則竊大則強。身以盜亡。盜由賭至。悔無及矣。可哀也。官府法禁雖嚴。安能盡人而繩之。是在各家父兄捐去利心。嚴戒輕而家法處治。重則送官刑罪。彼亦人耳。肯以其身爲戮辱乎。此風衰息而家道日見殷富矣。

備賑

吾鄉人稠田少。務農鮮商。不能捷得四方之貨。故民寡蓄而多貧。一遇凶荒。束手無措。至有餓而死者。上官爲小民蘇旦夕之命。不得不下勸賑之令。損有餘補不足。常道也。爲富室計。與其待勸而迫於應命。孰若不待勸而令人見德。與其艱出於凶歲。孰若細出於豐年。與其泛施於疎遠。孰若近施於宗隣。各家以百人爲率。百人之中。豈無十人可出擔石之穀者乎。極貧者亦十人止耳。十人出穀。積三歲可至三十石。十家可得三百石。以三百石之穀。濟百口之貧。煮粥計散。卽不得饜足。何至枵腹待斃乎。以十家推之一鄉。以一鄉推之一邑。處處有倉。倉倉有穀。畫地分給。粟不移而具。民不移而食。何地不遍。何人不周。又向餓莩之足患乎。邇年行之。懽聲載路。全活無算。民飢思盜。不飢則不爲盜。捐擔石之費。而貽室家之寧。亦富室自爲之完計也。會中宜以此相勸。

防盜

盜賊之興。未有不因近援而至者。各家果能務本節用。小心畏法。勤生則無所事盜。知畏則不敢爲盜。地

方寧靜家門之福上司設立保甲原爲弭盜宜遵奉德意着實舉行近便有遠出久不歸者查何處營生遠方人至蹤跡可疑者盤問下落夜巡惟勤稽察必嚴盜無主家何地可容倘遇有警齊集救援去則四路邀截盜不生翼無計可脫人自爲防家自爲守可長保安枕無事矣富者毋曰有命貧者毋曰無與諺云賊偷易家一布一粟皆物也豈獨富室哉

舉行

忠孝節義關係萬古綱常炳如日星豈容泯滅里中有節孝懿行實跡可據者各舉所知所願與聞其有不孝不弟敗行無良者國有典刑上有耳目非田間所得與聞也隱惡揚善況居鄉乎置之勿談

黜邪

楚人信鬼越人信巫果有之豈獨楚越信則有不信則無里俗如祈年禳火之類誰云可廢乃有信邪說而脩功果者何爲乎曰吾爲禳災求福耳災豈可倖免福未可禱祀而得也昔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善人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孽由已造懺悔何爲饅腐何物人所厭薄乃欲以此媚神神其享乎受賄鬻獄少知秉正者不爲而謂聰明正直之神爲之乎世俗慳吝平居不輕擲一文延請僧道敬禮如上賓虔誠齋醮用財如塵土曰吾積福來生耳與其異望於來世再生之身僥倖于杳冥不可知之福何若積目前之陰德獲見在之善報乎惑之甚矣又有崇無爲教開經堂男女混雜不顧廉恥爲首者本是田夫不識一丁升座講經有如說夢聽者拱立羅拜有如聚蟻至于女巫齋婆白日見鬼搖惑婦女風俗

所關。一切宜禁。

戒黨

人生世間。誰能無與。然有朋有黨。不可無辨。論道德。商文藝。連詩社。此謂之朋。朋不可無也。無則孤立而誰爲輔。張聲勢。樹與援。弄機詐。此謂之黨。黨不可有也。有則借交而易爲亂。小人無朋。君子無黨。黨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黨議成於上。而國隨之。黨與行于下。而家隨之。自古未有黨而不敗者。然黨未有久而不散者。陳張孫龐之屬。始未嘗不親如兄弟。堅若膠漆。而卒相傾害也。昔人連雞之喻。非其明鑒乎。大抵君子之朋。愈久而愈親。小人之黨。乍合而乍離。離則生怨。怨則侵侮。向所用爲自衛者。且轉弓而內向矣。可畏哉。可畏哉。

置產

世人置產。爲子孫計耳。虧價則起爭。強買則叢怨。爲子孫計。未必能長久。目前所自爲計者。勞而拙也。古有三不虧。四不買。不虧弱。不虧暗。不虧人於急難之際。此謂三不虧。婺婦孤子。待此供朝夕。被人侵奪。含淚吞聲者不買。愚蠢嫖蕩。聽人引誘。隱瞞父母。私自立券者不買。兄弟相爭之產。他姓未杜之業。自來投獻者不買。親朋隣佑。非十分輸心出於無奈者不買。此謂四不買。又有田地連界。計在必得。來賣故指其直轉賣。又與之爭曰。與吾隣也。此客土耳。倏彼倏此。何常之有。計必成畔而後已。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隣。能盡邑之土地皆爲吾有乎。

恤下

民間法不得畜奴。供使令者曰義男義婦。衣食肯給。配合以時。律載與子孫同科。恩義重矣。彼既以父母視主。主豈可不以子視僕乎。居則推心置腹。有過則朴責示懲已耳。惟是婦性多迷。遇婢少恩。盛夏當爐。隆冬龜裂。所烹調一不當。輒加箠楚。幼小侍兒。破面刺膚。彼獨非人子乎。是在各夫男時常勸戒。積陰德以貽子孫。世世有婢僕。足使令于前可矣。

閑家

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男女不同席。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上卿之家。年且老。而季康子其從侄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田野婦女有聚集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行百里之外。望名山祈福者。有進廟燒香。僧人延入待茶。不行迴避者。有托在肺腑之親。而男婦同席。笑語無忌者。殊不雅觀。會中宜以此曉喻之。孔聖治魯三月。男女別於途。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

端本

語曰。家難而國易。非家之難。正家而不務所以正家之本難也。身者家之本也。射之鵠而木之繩也。吾一言一動。可以欺國人。而必不可以欺族人。幾微隱曲。可以欺族人。而必不可以欺妻孥。愈親愈近。愈近愈眞。科條文具。以訓國人則耳。乃欲以空質求家之人而一一整齊之。有如反唇相詰。其將何辭以應。鵠不設而欲命中。繩不約而求木直。必無之理也。昔人見子弟有過。曰吾過也。閉閣沉思。痛自刻責。其子弟亦

感而化。遂成美俗。大學言齊治而先之脩身。端本善則。是第一義。余故次之篇末焉。

自姚江之學盛於水西。而吾涇各鄉。慕而興起。莫不各建書屋。以爲延納友朋、啓迪族黨之所。其在台泉則有雲龍書屋。麻溪則有考溪書屋。赤山則有赤麓書院。藍岑則有藍山書院。一時講學水西諸前輩會講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來。聚族開講。故合則考德而問業。孜孜以性命爲事。散則傳語而述教。拳拳以善俗爲心。此赤山會約副使蕭慕渠公之所著。本以爲地方風俗計。意不厭淺而語益加詳。然率此而行焉。則古昔盛王端本善則之道。不越於是矣。余嘗登藍山。於鵲壁寺左。尋書院舊趾。不可得。而隔溪隱隱有山。蔚然而深秀。或曰此赤麓也。是蕭徐當日之所經營。今惟禪林在焉。爲悵然者久之。慨前哲之既遠。思溯洄以何從。俯仰今昔。莊莊興嘆矣。嘉慶五年六月。後學趙紹祖識。

友論

利瑪竇集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友論小敘

伸者爲神．屈者爲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莊事者也．人之精神．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伸於朋友．如春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四倫非朋友不能彌縫．不意西海人利先生乃見此．利先生精於天地人三才圖．其學惟事天主爲教．凡震旦浮屠老子之學．勿道也．夫天孰能舍人哉．人則朋友其最耦也．檇李朱銘常．於交道有古人風．刻此書．眞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吾曹宜各置一通於座隅．以告世之烏合之交者．

仲醇陳繼儒題

友論題詞

蓋自陳雷蔑聞而公叔絕交始有激論以予所覩利山人集友之益大哉胡言絕也班荊傾蓋結帶之歡詎惟是昔人有之管鮑慶廉迄于今日此誼故多烈云少陵詩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殆卽伐木乾餱之刺用以示誡則可倘執五交三釁而概謂四道終不可幾于世也當不其然

丁未新秋日朱廷策銘常父題于寶書閣

友論引

賓也。自大西航海。入中華。仰
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覽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捨舟就舍。因而赴見
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設醴驩甚。
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太西邦爲道義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賓退而從述曩少所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友論

大西域山人利瑪竇集

利瑪竇曰。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眞僞。臨難之頃。則友之情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眞者益近密。僞者益疎散矣。

有爲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己友多乎實矣。愚人妄自侈口。友似有而還無。智者抑或謬計。友無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鬧。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爲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樂以導和。鬧則失和。友相和則如樂。仇不和則如鬧。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有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之弱于善。強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爲友。可不敬愼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脈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際也。

既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既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肯助。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始爲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爰也雙又耳。彼又我。我又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爲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捄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面背異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卽退而離焉。謂既不見其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矣。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爲吾之眞友。則愛我以情。不愛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己。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幾雙乎。

友之所宜。相宥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友如犯義。必大乃棄。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忍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己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

友之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友特爲友耳。

今也友既沒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我聞眞語矣。

設令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己害乃滋。恨其害自友發矣。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如我恆幸無禍。豈識友之眞否哉。

友之道甚廣闊。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以結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己者。則遐者邇。弱者強。患者幸。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可猶爲之聽判。必一以我爲友也。

信於仇者猶不可失。況於友者哉。信於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卽悔。

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卽大犯友之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有成矣。友字古篆作叒。卽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字古篆作羽。卽兩习也。鳥備之方能飛。古賢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汚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恆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卽教。教而卽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殊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修德尙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救其將墜。計莫過於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透於膺。豁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爲與。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均爲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己之譽。而忘忍己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

一顯我短故耳。

人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諠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卽念之于心矣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偸者。偸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觀易散也。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長人慾。

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遠之。非速而絕之。

欲以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冤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弼臣止之曰。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於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善諾怫而曰。王貶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得總值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人也。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充庫。譏之曰。足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己乎。對曰。惠友之冀也。（對曰留惠友之意俚異而均美焉。）別傳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矣。竇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既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士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膳養之於都中。以其爲智賢者。日嘗弗見陳諫。卽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的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爲友也。

墨臥皮古聞士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大西域山人利瑪竇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證人社約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